

漢書

七十一

匈奴傳第六十四上

班固

漢書九十四上

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維

師古曰以朔時始奔北邊

以上有山戎獫狁允薰粥

師古曰皆匈奴別號獫音險粥音七六反

居于北

邊隨草畜牧而轉移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奇

畜則橐佗驢羸馱駟騊駼奚

師古曰橐佗言能負橐囊而馱物也馱驢種而

馬生也馱馱俊馬也生七日而超其母駟騊駼馬類也生北海驪奚馱馱類也佗音徒河反馱音決馱音提駟音桃騊音空驪音

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常居耕田之業然亦各有

分地

師古曰分音扶問反其下亦同

無文書以言語為約束兒能騎

羊引弓射鳥鼠

師古曰言其幼小則能射

少長則射狐兔

師古曰少長言

漸肉食

師古曰言無米粟惟食肉

士方能彎弓盡為甲騎其俗

寬則隨畜田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

伐

師古曰人習之

其天性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鋌

師古曰鋌鐵把小矛也音蟬

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苟利所

在不知禮義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

旃裘壯者食肥美老者飲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

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

不諱而無字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變于西戎

師古曰八公劉后稷之曾孫也變化也謂行化於其俗

邑于豳

師古曰即今之豳州是其地也

其後三

百有餘歲戎狄攻太王亶父

師古曰自八公劉至亶父凡九君也父讀曰甫

亶

父亡走于岐下

師古曰岐山之下

豳人悉從亶父而邑焉作

周師古曰始其後百有餘歲周西伯昌伐吠夷師古曰

即文王也吠音工犬反吠夷即吠戎也又曰昆夷昆字或作混

又作緄二字並音工本及昆緄吠聲相近耳亦曰犬戎也山海

經云黃帝生苗龍苗龍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曰大白大

有二牝牡是為犬戎許長說文解字曰赤狄本大種也故字從

犬後十有餘年武王伐紂而營雒邑復居于豐鎬

放逐戎夷涇洛之北師古曰比洛即漆沮水也本出上郡

云注文冒一作昌越本作冒以時入貢名曰荒服其後二百有餘年

周道衰而周穆王伐吠戎師古曰穆王成得四白狼

四白鹿以歸自是之後荒服不至於是作呂刑之

辟師古曰即尚書呂刑至穆王之孫懿王時王室遂

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被其苦詩人始作疾

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豈不日戒玁狁孔

棘師古曰小雅采芣之詩也孔甚也棘急也言征役踰時靡有

室家夫婦之道者以有玁狁之難故也豈不日日相警戒乎

難甚急至懿王曾孫宣王興師命將以征伐之詩人

美大其功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師古曰小雅六月之

出車彭彭城彼朔方師古曰小雅出車之詩也彭彭盛也

乃築城是時四夷賓服稱為中興至于幽王用寵

姬褒姒之故與申侯有隙師古曰幽王申侯怒而

與吠戎共攻殺幽王于麗山之下師古曰麗遂取周

之地鹵獲而居于涇渭之間侵暴中國秦襄公救

周於是周平王去豐鎬而東徙于維師古曰平王

幽王之子

西傳六十一 漢書九四卷

當時秦襄公伐我至邠

師古曰邠古岐字。劉始

列為諸侯後六十有五年而山戎越燕而伐齊

齊釐公與戰于齊郊

師古曰釐讀曰僖

後四十四年而山

戎伐燕燕告急齊齊桓公北伐山戎山戎走後

二十餘年而戎翟至維邑伐周襄王

師古曰襄王惠王之子

襄王出奔于鄭之汜邑

蘇林曰汜音凡今潁川襄城是也師古曰以襄王嘗處之因號

初襄王欲伐鄭

故取翟女為右與翟共伐

鄭已而黜翟后翟后怨而襄王繼母曰惠后有

子帶欲立之於是惠后與翟后子帶為內應開

我翟我翟以故得入破逐襄王而立子帶為王於

西伯云四一九一四

三一

是戎翟或居於陸渾

師古曰今伊闕南陸渾山川是其地

東至于衛侵盜

尤甚周襄王既居外四年廼使使告急於晉晉

文公初立欲脩霸業廼與師伐我翟誅子帶迎

內襄王至于維邑當是時秦晉為疆國晉文公

攘我翟居于西河園洛之間

晉灼曰園音囿三倉作園地理志園水出上郡

上郡白土縣西東流入河師古曰園水即今銀州銀水是也書本作園晉說是也後轉寫者誤為園耳洛水亦謂漆也

號曰赤翟白翟

師古曰春秋所書晉師滅赤狄潞氏卻缺獲白狄子者

而秦

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於秦故隴以西有縣

諸畎戎狄獫之戎

師古曰皆在天水界即獫諸道及獫道是也獫音桓

在岐梁涇

漆之北有義渠大荔烏氏胸衍之戎

師古曰此漆水在新平荔音隸

氏音支胸音許于反而晉北有林胡樓煩之戎燕北有東胡山

戎服虔曰烏桓之先也後為鮮卑各分散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

者百有餘戎然莫能相壹自是之後百有餘年晉

悼公使魏絳和戎翟戎翟朝晉後百有餘年趙襄

子踰句注而破之并代以臨胡貉師古曰貉音莫伯反後與韓

魏共滅智伯分晉地而有之則趙有代句注以北

而魏有西河上郡以與戎界邊其後義渠之戎築

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蠶食之至於惠王遂拔義渠

二十五城惠王伐魏魏盡入西河及上郡于秦秦

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二子師古曰即昭王母也宣

宣太后

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滅義渠

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距胡而趙武

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自代並

陰山下至高闕為塞師古曰並音步浪又高闕解在壽青霍去病傳○宋祁曰邵本樓煩陰山

為而置雲中鴈門代郡其後燕有賢將秦開為質

於胡胡甚信之歸而襲破東胡東胡卻千餘里師古

曰卻退也音立畧反與荆軻刺秦王秦舞陽者開之孫也燕亦

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師古曰造陽地名在上谷界襄平即遼東所治也置上

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距胡當是時冠帶

戰國七而三國邊於匈奴如傳曰燕趙秦其後趙將李牧時

匈奴傳

匈奴不敢入趙邊後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恬將數十萬之衆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為塞築

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充之師古曰適讀曰調有罪謫合徙戍者令徙

居而通直道自九原至雲陽因邊山險塹谿谷可

繕者繕之師古曰繕補也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又度河據

陽山北假中師古曰北假地名當是時東胡彊而月氏盛師古曰

曰氏音支匈奴單于曰頭曼師古曰曼音莫安反頭曼不勝秦北徙

十有餘年而蒙恬死諸侯畔秦中國擾亂諸秦所

徙適邊者皆復去師古曰適音適於是匈奴得寬復稍度

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單于有太子名曰冒頓後有

愛闕氏生少子師古曰闕氏匈奴皇后號也闕音於連反氏音支○宋祁曰冒音墨頓音毒無別訓姚令

威云僕闕董仲舒傳冒音莫克反又如字司馬遷傳亦音莫克反○劉放曰匈奴單于號其妻為闕氏爾顏便以皇后解之太

俚俗頭曼欲廢冒頓而立少子廼使冒頓質於月

氏冒頓既質而頭曼急擊月氏月氏欲殺冒頓冒

頓盜其善馬騎亡歸頭曼以為壯令將萬騎冒頓

廼作鳴鏑應劭曰鏑箭也師古曰鏑音嫡鏑音呼交反習勒其騎射師古曰勒其所

部騎皆習射也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行獵獸有

不射鳴鏑所射輒斬之已而冒頓以鳴鏑自射善

馬左右或莫敢射冒頓立斬之居頃之復以鳴鏑

自射其愛妻左右或頗恐不敢射復斬之頃之冒

匈奴傳上

頓出獵以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皆射之於是冒頓知其左右可用從其父單于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其左右皆隨鳴鏑而射殺頭曼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於是冒頓自立為單于冒頓既立時東胡彊聞冒頓殺父自立廼使使謂冒頓曰欲得頭曼時號千里馬冒頓問羣臣羣臣皆曰此匈奴寶馬也勿予冒頓曰柰何與人鄰國愛一馬乎遂與之頃之東胡以為冒頓畏之使使謂冒頓曰欲得單于一閼氏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廼求閼氏請擊之冒頓曰柰何與

西傳卷四十一 漢書九十四

六

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閼氏予東胡東胡王愈驕西侵與匈奴中間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為甌脫服虔曰甌脫作土室以伺也師古曰境上候望之處若今之伏宿舍也甌音一及反脫

音土活反東胡使使謂冒頓曰匈奴所與我界甌脫外

棄地匈奴不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頓問羣臣或

曰此棄地予之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

柰何予人諸言與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

後者斬遂東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為備及

冒頓以兵至大破滅東胡王虜其民衆畜產既歸

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師古曰二王之居在河南悉

匈奴傳上

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

塞至朝那膚施師古曰朝那屬安定膚施屬上郡遂侵燕代是時漢

方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師古曰罷讀曰疲以故冒頓

得自彊控弦之士三十餘萬師古曰控引也控弦言能引弓者自淳

維以至頭曼十有餘歲時大時小別散分離尚矣

師古曰尚以久遠其世傳不可得而次然至冒頓而匈奴最

彊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諸夏為敵國其世姓官

號可得而記云單于姓孛鞮氏師古曰孛音力全反鞮音丁奚反其

國稱之曰撐犁孤塗單于蘇林曰撐音掌距之掌師古曰音大夷反匈奴

謂天為撐犁謂子為孤塗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

西作不中一 辰本亦中

七

其象天單于然也置左右賢王左右各彘師古曰谷音日麗彘音

反盧安天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

都侯匈奴謂賢曰屠耆故常以太子為左屠耆王

自左右賢王以下至當戶大者萬餘騎小者數千

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騎其大臣皆世官呼衍氏

蘭氏師古曰呼衍即今鮮卑姓呼延者是也蘭姓今亦有之其後有湏卜氏此三

姓其貴種也諸左王將居東方直上谷以東師古曰直當也

其下亦同也劉授穢貉朝鮮右王將居西方直上

郡以西接氐羗而單于庭直代雲中各有分地逐

水草移徙而左右賢王左右各彘最大國師古曰

匈奴傳上

左右骨都侯輔政諸二十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

長什長裨小王師古曰裨音頻移反○宋祁曰百長下舊本有行長二字相都尉當

戶且渠之屬師古曰且音子餘反今之沮渠姓蓋本因此官歲正月諸長少

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

馬肥大會蹠林課校人畜計服虔曰蹠音帶匈奴秋社八月月中皆會祭處也師古

曰蹠者繞林木而祭也鮮卑之俗自古相傳秋天之祭無林木者尚豎柳枝衆騎馳遶三周廼止此其遺法計者人畜之數

其法拔刃尺者死坐盜者没入其家有罪小者軋

服虔曰刃刻其面也如淳曰軋搗杖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軋謂輾轢其骨節若今之厭蹶者也軋音於黠反輾音女展反

大者死獄久者不滿十日一國之囚不過數人而

單于朝出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其坐長左而北

西信六四一

向師古曰左者以左為尊日上戊己其送死有棺槨金銀衣裳

而無封樹喪服近幸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十百人

師古曰或數十人或百人舉事常隨月盛壯以攻戰月虧則退

兵其攻戰斬首虜賜一卮酒而所得鹵獲因以予

之得人以為奴婢故其戰人人自為趨利師古曰趨讀曰趣趣

也善為誘兵以包敵師古曰包裏取之故其逐利如鳥之集

其困敗瓦解雲散矣戰而扶輦死者盡得死者家

財後北服渾窳屈射丁零隔昆龍新羗之國師古曰五

小國也渾音胡昆反窳音弋王反羗音犁於是匈奴貴人大臣皆服以冒

頓為賢是時漢初定徙韓王信於代都馬邑匈奴

匈奴傳上

大攻圍馬邑韓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踰

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下高帝自將兵往擊之會冬

大寒雨雪師古曰兩音于具反卒之墮指者十二三於是冒頓陽

敗走誘漢兵漢兵逐擊冒頓匿其精兵見其

羸弱於是漢悉兵多步兵三十二萬北逐之高帝

先至平城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三十餘萬騎

圍高帝於白登七日師古曰白登在平城東南去平城十餘里漢兵中外

不得相救餉匈奴騎其西方盡白東方盡駝北方

盡驪南方盡騂馬師古曰騂青馬也驪深黑騂赤馬也騂音在騂音先營反高帝廼使

使閒厚遺閼氏師古曰求閒隙而私遺之閼氏廼謂冒頓曰兩王

西什三市上流七九古丁

九

不相困今得漢地單于終非能居之且漢王有神

單于察之冒頓與韓信將王黃趙利期而兵久不

來疑其與漢有謀亦取閼氏之言廼開圍一角於

是高皇帝令士皆持滿傳矢外鄉從解角直出師古

頓遂引兵去漢亦引兵罷使劉敬結和親之約是

後韓信為匈奴將及趙利王黃等數背約侵盜代

鴈門雲中居無幾何陳豨反師古曰無幾何言無多時也幾音居山反與韓

信合謀擊代漢使樊噲往擊之復收代鴈門雲中

郡縣不出塞是時匈奴以漢將數率眾往降師古曰即謂韓

信陳豨之屬耳故冒頓常往來侵盜代地於是高祖患之

迺使劉敬奉宗室女翁主為單于閼氏師古曰諸王女曰翁主者

言其父自王婚歲奉匈奴絮繒酒食物各有數約為兄弟

以和親冒頓迺少止後燕王盧綰復反率其黨且

萬人降匈奴往來苦上谷以東終高祖世孝惠高

后時冒頓寢驕師古曰寢漸也迺為書使使遺高后曰孤債

之君如淳曰債仆也猶言不能自立也師古曰債音方問反生於沮澤之中師古曰沮浸溼

之地音子豫反長於平野牛馬之域數至邊境願遊中國

陛下獨立孤債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虞師古曰虞與娛同

願以所有易其所無高后大怒召丞相平及樊噲

西傳不中一法九十四卷

季布等議斬其使者宋祁曰越本無平字發兵而擊之樊噲

曰臣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問季布布曰噲可

斬也前陳豨反於代漢兵三十二萬噲為上將軍

時匈奴圍高帝於平城噲不能解圍天下歌之曰

平城之下亦誠苦七日不食不能穀努師古曰穀張也音工且反

今歌噲之聲未絕傷痍者甫起師古曰噲古吟字痍創也甫始也痍音夷而

噲欲搖動天下妄言以十萬眾橫行是面謾也師古

曰謾欺誑也音慢又音莫連反且夷狄譬言如禽獸得其善言不足喜

惡言不足怒也高后曰善令大謁者張澤報書曰

單于不忘弊邑賜之以書弊邑恐懼退日自圖師古

匈奴傳上

曰圖年老氣衰髮落行步失度單于過聽不

足以自汗師古曰過誤也弊邑無罪宜在見赦竊有御車

二乘馬二駟以奉常駕冒頓得書復使使來謝曰

未嘗聞中國禮義宋祁曰晏本無當字陛下幸而赦之因獻

馬遂和親至孝文即位復脩和親其二年夏匈奴

右賢王入居河南地為寇於是文帝下詔曰漢與

匈奴約為昆弟無侵害邊境所以輸遺匈奴其厚

今右賢王離其國將眾居河南地非常故師古曰言異於常非

得居其故師古曰歐與驅同保塞蠻夷謂往來入塞捕殺吏卒事歐侵上郡保塞蠻夷今不

得居其故師古曰歐與驅同保塞蠻夷謂陵轢邊吏入

盜其騫無道師古曰騫音來各反騫與傲同非約也其發邊吏車騎

八萬誦高奴師古曰上郡之縣也遣丞相灌嬰將擊右賢王右

賢王走出塞文帝幸太原是時濟北王及文帝歸

罷丞相擊胡之兵其明年單于遺漢書曰天所立

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無恙前時皇帝言和親事

稱書意合驩師古曰稱副也言與所遺書意相副而共結驩親漢邊吏侵侮右

賢王右賢王不請師古曰不告單于也聽後義盧戾難支等計

與漢吏相恨絕二王之約離昆弟之親皇帝讓書

再至發使以書報不來漢使不至師古曰讓書有責讓之言也謂匈奴再得

漢書而發使將書以報漢漢留其使不得來還而漢又更不發使至匈奴也漢以其故不和隣

匈奴傳上

國不附今以少吏之敗約師古曰少吏猶言小吏故罰右賢王

使至西方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馬力彊

以滅夷月氏師古曰夷平也盡斬殺降下定之樓蘭烏孫

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皆已為匈奴師古曰皆入匈奴國也揭音丘列反

諸引弓之民并為一家北州以定願寢兵休士養

馬除前事復故約師古曰復音扶目反以安邊民以應古始

使少者得成其長者得安其處世世平樂未得

皇帝之志故使郎中係序淺奉書請師古曰序音火故反獻

橐佗一騎馬二駕二駟師古曰騎馬擗為駟也駕可駕車也二駟八匹皇帝即

不欲匈奴近塞則且詔吏民遠舍師古曰舍居止也使者至

西傳卷之九十五

即遣之六月中來至新望之地服虔曰漢界上塞下之地書至漢

議擊與和親孰便公卿皆曰單于新破月氏乘勝

不可擊也且得匈奴地澤鹵非可居也和親其便

漢許之孝文前六年遣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

大單于無恙使係序淺遺朕書云願寢兵休士除

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世世平樂朕甚嘉之此古

聖王之志也漢與匈奴約為兄弟所以遺單于甚

厚背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

在赦前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

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并國有功

其苦兵事服繡袷綺衣長襦錦袍各一師古曰服者言天子自所

服也給者衣無絮也繡袷綺衣以繡為表綺為裏也給音工洽反比踈師古曰踈髮之飾也

黃金飭具帶一黃金犀毗孟康曰要中大帶也張晏曰鮮卑郭

各帶端獸名也東胡好服之師古曰犀毗胡帶之飾也語有輕重耳

二十匹赤緋綠繒各四十五匹師古曰繒者帛之摠稱也使

中大夫意謁者令肩遺單于後頃之冒頓死子稽

粥立師古曰統音音號曰老上單于老上稽粥單于初

立文帝復遣宗人女翁主為單于閼氏師古曰宗人女亦諸侯王

之使官者燕人中行說博翁王師古曰姓中行名說也

說不欲行漢彊使之說曰必我也為漢患者師古曰

漢書卷一百一十四卷

於漢中生患中行說既至因降單于單于愛幸之初單于

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眾不能當漢之

一郡然所以彊之者以衣食異無印於漢師古曰印音牛向反

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

漢矣師古曰言漢賈物十分之二則盡得匈奴之眾也其得漢絮繒以馳草棘中

衣袴皆裂弊以視不如胡裘堅善也師古曰視讀曰示下皆類此得

漢食物皆去之師古曰去音棄也音丘呂反以視不如重酪之便

美也師古曰重乳汁也重音竹於是說教單于左右劉

放曰說當疏記以計識其人眾畜牧師古曰說者舉中行說之名也疏分

條之也識亦漢遺單于書以及一牘辭曰皇帝敬問

漢書卷一百一十四卷

匈奴大單于無恙所以遺物及言語云云中行說
令單于以尺一寸牘及印封皆令廣長大倨驚其辭

師古曰倨慢也驚與傲同

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敬

問漢皇帝無恙所以遺物言語亦云云漢使或言

匈奴俗賤老中行說窮漢使曰而漢俗屯戍從軍

當發者其親豈不自奪温厚肥美齎送飲食行者

乎師古曰而汝也飲音於禁反食音似其下亦同漢使曰然說曰匈奴明以攻

戰為事老弱不能鬪故以其肥美飲食壯健以自

衛如此父子各得相保何以言匈奴輕老也漢使

曰匈奴父子同穹廬卧師古曰穹廬旃帳也其形穹隆故曰穹廬父死妻

古作一子一上

古

其後母兄弟死盡妻其妻無冠帶之節闕庭之禮

中行說曰匈奴之俗食畜肉飲其汁衣其皮畜食

草飲水隨時轉移故其急則人習騎射寬則人樂

無事約束徑易行君臣間可久師古曰徑直也簡率也一國之

政猶一體也父兄死則妻其妻惡種姓之失也故

匈奴雖亂必立宗種今中國雖陽不取其父兄之

妻親屬益踈則相殺至制易姓皆從此類也○宋祁曰至制

舊本越本作至到且禮義之敝上下交怨而室屋之極生力

屈焉師古曰言忠信衰薄彊為禮義故其不流怨恨彌起棟宇之作土木竟勝勞役既重所以力屈屈盡也屈音其

夫力耕桑以求衣食師古曰力謂竭力也築城郭以自備故

匈奴傳上

其民急則不習戰攻緩則罷於作業師古曰罷讀曰疲嗟王

室之人顧無喋喋佔佔冠固何當師古曰嗟者歎也

漢使欲辯論者中行說輒曰漢使毋多言顧漢所

輸匈奴縉絮米蘖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師古曰顧念也中猶

備善而苦惡則候秋孰以騎馳蹂屣稼穡也師古曰苦猶

也蹂踐也屣女也蹂音人九反日夜教單于候利害處孝文十四年

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卬

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服虔曰安定縣也師古曰即今彭原縣是使騎

兵入燒回中宮師古曰回中地在安定其中有宮也候騎至雍甘泉於是

文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為將軍發車千乘

十萬騎軍長安旁以備胡寇而拜昌侯盧鄉為上

郡將軍審侯魏遼為北地將軍師古曰救古速字隆慮侯周

竈為隴西將軍師古曰慮音盧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

成侯董赤為將軍師古曰文紀言建成侯此言成侯紀傳不同當有誤大發車騎往

擊胡單于留塞內月餘漢逐出塞即還不能有所

殺匈奴日以驕成入邊殺略人民甚眾雲中遼東

最甚郡萬餘人漢甚患之屣使使遺匈奴書單于

亦使當戶報謝復言和親事孝文後二年使使遺

匈奴傳上

匈奴傳上

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

渠雕渠難郎中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師古曰當戶且

渠者一人為二官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令

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

射獵衣食父子毋離臣王相安俱無暴虐今聞漢

惡民貪降其趨晉灼曰漢音漢水之某邪惡不正之民師古曰漢音先列反降下也謂下意於利也

揚讀背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王之驩然其事

已在前矣書云二國已和親兩王驩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寢

兵休卒養馬師古曰寢息也世世昌樂翕然更始朕甚嘉

之聖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

漢書卷九十四卷

十六

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單于俱由此道師古曰由從也

用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成嘉

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劉奉世曰鄰上宜有字不然衍使字也匈奴處

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林蘗金帛綿絮

它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師古曰和樂貌獨朕與

單于為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

皆不足以離昆弟之驩師古曰細故小事也朕聞天不頗覆地

不偏載師古曰頗亦偏也音普何反朕與單于皆捐細故俱蹈大

道也師古曰捐棄也墮壞前惡以圖長久師古曰墮毀也圖謀

也墮音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

匈奴傳上

鼈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動之類

師古曰跂行凡有足而行者也喙息

凡以口出氣者也蠕蠕動兒跂音啟喙音許穢反蠕音人充反。宋祁曰注文啟字越本作岐字

莫不就安

利避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

師古曰去除也

音丘朕釋逃虜民

師古曰謂漢人逃入匈奴者令不追。劉奉世曰逃去者虜去者為二事單

于毋言章尼等

師古曰皆單于降漢者

朕聞古之帝王約分

明而不食言

師古曰凡云食言者終為不信棄其則言如食而盡

單于留志天下

大安

師古曰留志謂計念和親

和親之後漢過不先

師古曰言更不負約單于

其察之單于既約和親於是制詔御史匈奴大單

于遺朕書和親已定亡人不足以益眾廣地匈奴

無入塞漢無出塞犯令約者殺之可以久親後無

西傳六十四上 漢書九十四卷

一七

咎俱便朕已許其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後四年老

上單于死子軍臣單于立而中行說復事之漢復

與匈奴和親軍臣單于立歲餘匈奴復絕和親大

入上郡雲中各三萬騎所殺略甚眾於是漢使三

將軍軍屯北地代屯句注趙屯飛狐口

師古曰險阨之處在代郡之南

南衝燕趙之中緣邊亦各堅守以備胡寇又置三將軍軍

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以備胡胡騎入代句

注邊逢火通於甘泉長安數月漢兵至邊匈奴亦

遠塞

師古曰遠離也音于萬反

漢兵亦罷後歲餘文帝崩景帝立

而趙王遂西陰使於匈奴吳楚反欲與趙合謀入

匈奴傳上

邊漢圍破趙匈奴亦止自是後景帝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給遺單于遣翁王如故約終景帝世時時小入盜邊無大寇武帝即位明和親約束厚遇關市饒給之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漢使馬邑人聶翁壹師古曰姓聶名壹翁者老人之稱也聞闐出物與匈奴交易孟康曰私出塞交易陽為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信之而貪馬邑財物廼以十萬騎入武州塞漢伏兵三十餘萬馬邑旁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將軍護四將軍以伏單于師古曰伏兵而待單于也單于既入漢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

乃攻亭時鴈門尉史行微見寇保此亭

師古曰漢律近塞郡皆置

尉百里一人士史尉史各二人

人巡行微塞也行音下孟反

單于得欲刺之尉史知漢

尉史知漢

謀廼下

師古曰尉史在亭樓上虜欲以矛戟刺之懼廼自下以謀告

具告單于

劉放曰廼下

具告單于

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出口吾

得尉史天也以尉史為天王漢兵約單于入馬邑

而縱兵

師古曰放兵以擊單于

單于不至以故無所得將軍王

恢部出代擊胡輜重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

聞單于還兵多不敢

出漢以恢本建造兵謀而不進誅恢自是後匈奴

絕和親攻當路塞

師古曰塞之當行道處者

往往入盜於邊不可

勝數然匈奴貪尚樂關市者漢財物

師古曰老曰讀曰嗜

漢亦

通關市不絕以中之

師古曰以關市中其意中音竹仲反

自馬邑軍後

五歲之秋漢使四將各萬騎擊胡關市下將軍衛

青出上谷至龍城得胡首虜七百八公孫賀出雲

中無所得公孫敖出代郡為胡所敗七千李廣出

鴈門為胡所敗匈奴生得廣廣道亡歸

師古曰於漢道上亡還

囚敖廣敖廣贖為庶人其冬匈奴數千人盜邊漁

陽尤甚漢使將軍韓安國屯漁陽備胡其明年秋

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太守略二千餘人又敗

漁陽太守軍千餘人圍將軍安國

師古曰即韓安國也

安國時

千餘騎亦且盡會燕救之至匈奴廼去

劉放曰衍之字

又

東傳大西二後心九十四卷

十九

入鴈門殺略千餘人於是漢使將軍衛青將三萬

騎出鴈門李息出代郡擊胡得首虜數千其明年

衛青復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

於河南得胡首虜數千羊百餘萬於是漢遂取河

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而為

固漢亦棄上谷之斗辟縣造陽地以予胡

孟康曰縣斗辟曲近

胡師古曰斗絕也縣之斗曲入匈奴界者其中造陽地也辟讀曰僻

是歲元朔二年也其

後冬軍臣單于死其弟左谷蠡王伊穉斜自立為

單于攻敗軍臣單于太子於單於降漢漢封

於單于為陜安侯數月死伊穉斜單于既立其夏匈

奴數萬騎入代郡殺太守共友師古曰共友太守姓名也共讀曰龔略千

餘人秋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其明年又入代郡

定襄上郡各三萬騎殺略數千人匈奴右賢王怨

漢奪之河南地而築朔方數寇盜邊及入河南侵

擾朔方殺略吏民甚眾其明年春漢遣衛青將六

將軍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右賢王以為漢兵不

能至飲酒醉漢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圍右賢王右

賢王大驚脫身逃走精騎往往隨後去漢將軍得

右賢王人眾男女萬五千入裨小王十餘人其秋

匈奴萬騎入代郡殺都尉朱央略千餘人其明年

西傳本四二漢之九百卷

春漢復遣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十餘萬騎仍再

出定襄數百里師古曰仍類也擊匈奴得首虜前後萬九千

餘級而漢亦亡兩將軍二千餘騎右將軍建得以

身脫而前將軍翁侯趙信兵不利降匈奴趙信者

故胡小王降漢漢封為翁侯以前將軍與右將軍

并軍介獨遇單于兵故盡沒晉灼曰介音曼師古曰介

時特也介單于既得翁侯以為自次王師古曰自次者

用其姊妻之與謀漢信教單于益北絕幕師古曰直

以誘罷漢兵徼極而取之師古曰罷讀曰疲徼要也誘令

單于從之其明年胡數

堯師古曰不近塞居母近塞所以疲勞漢兵也

西傳傳上

萬騎入上谷殺數百人明年春漢使票騎將軍去
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耆山千餘里得胡首虜八
千餘級得休屠王祭天金人

地後徙之休屠王右地故休屠有祭天金人象也師古曰作金人以爲天神之主而祭之即今佛像是其遺法其夏

票騎將軍復與合騎侯數萬騎出隴西北地二千里

過居延攻祁連山得胡首虜三萬餘級裨小王以

下十餘人是時匈奴亦來入代郡鴈門殺略數百

人漢使博望侯及李將軍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左

賢王左賢王圍李廣廣軍四千人死者過半殺虜

亦過當會博望侯軍救至李將軍得脫盡亡其軍

西傳卷上 漢紀九

廿一

○劉奉世曰既云死者過半又云盡亡其軍與武紀本傳無同者必有一誤合騎侯後票騎將

軍期及博望侯皆當死贖爲庶人其秋單于怒昆

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爲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

之昆邪休屠王恐謀降漢漢使票騎將軍迎之昆

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衆降漢凡四萬餘人號十

萬於是漢已得昆邪則隴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

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地新秦中以實之

師古曰新秦解在食比真志西域北地以西戍卒半

○劉敞曰西當作而明年春

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數萬騎殺略千餘人其年

春漢謀以爲翁侯信爲單于計居幕北以爲漢兵

匈奴傳上

不能至乃粟馬師古曰以粟秣馬也發十萬騎私負從馬凡十

四萬匹師古曰私負衣裝者及私將從者皆非公家發與之限糧重不與焉師古曰負戴糧

食者重音直用反與讀曰豫令大將軍青票騎將軍去病中分軍

大將軍出定襄票騎將軍出代咸約絕幕擊匈奴

師古曰約謂為其要單于聞之遠其輜重師古曰徙其輜重令遠去以精兵待

於幕北與漢大將軍接戰一日會暮大風起漢兵

縱左右翼圍單于單于自度戰不能與漢兵師古曰與猶如

也度音徒各反遂獨與壯騎數百潰漢圍西北遁走漢兵

夜追之不得行捕斬首虜凡萬九千級師古曰且行且捕斬之北

至寶顏山趙信城而還孟康曰趙信所作因以名城師古曰寶音徒千反單于

西傳卷之九十五

廿二

之走其兵往往與漢軍相亂而隨單于單于久不

與其大衆相得右谷蠡王以為單于死乃自立為

單于真單于復得其衆右谷蠡乃去號復其故位

票騎之出代二千餘里與左王接戰漢兵得胡首

虜凡七萬餘人左王將皆遁走票騎封於狼居胥

山禪姑衍臨翰海而還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

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今居師古曰今音零下亦類此往往

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地接匈奴以

北師古曰其地相接不絕初漢兩將大出圍單于所殺虜八九

萬而漢士物故者亦萬數師古曰物故謂死也漢馬死者十餘

匈奴傳上

萬匹匈奴雖病遠去而漢馬亦少無以復往單于
用趙信計遣使好辭請和親天子下其議或言和
親或言遂臣之丞相長史任敞曰匈奴新困宜使
為外臣朝請於邊師古曰請音才性反漢使敞使於單于單
于聞敞計大怒留之不遣先是漢亦有所降匈奴
使者單于亦輒留漢使相當漢方復收士馬會票
騎將軍去病死於是漢久不北擊胡數歲伊穉斜
單于立十三年死子烏維立為單于是歲元鼎三
年也烏維單于立而漢武帝始出巡狩郡縣其後
漢方南誅兩越不擊匈奴匈奴亦不入邊烏維立
三年漢已滅兩越遣故太僕公孫賀將萬五千騎
出九原二千餘里至浮苴井師古曰苴音子餘反武紀苴字作沮其音同從
票侯趙破奴萬餘騎出令居數千里至匈奴河水
臣瓚曰水名也去今居千里。劉敞曰趙破奴傳但云至匈奴河此衍奴字劉敞說同皆不見匈奴一
人而還是時天子巡邊親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
以見武節師古曰見示也而使郭吉風告單于師古曰風讀曰諷既
至匈奴匈奴主客問所使師古曰主客主按諸客者也問以何事而來郭吉
卑體好言曰吾見單于而口言單于見吉吉曰南
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下今單于即能與漢戰天
子自將兵待邊即不能亟南面而臣於漢師古曰亟急也音居

匈奴傳上

力何但遠走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為師古

反力但語卒單于大怒立斬主客見者而留郭吉不師古

歸遷辱之北海上而單于終不肯為寇於漢邊休

養士馬習射獵數使使好辭甘言求和親漢使王

烏等關匈奴匈奴法漢使不去節不以墨黥其面

不得入穹廬師古曰以王烏北地人習胡俗去其節

黥面入廬單于愛之陽許曰吾為遣其太子入質

於漢以求和親師古曰言為王烏漢使楊信使於匈

奴是時漢東拔濊貉朝鮮以為郡師古曰濊與穢而

西置酒泉郡以隔絕胡與羗通之路又西通月氏

西傳本正此卷之九十四卷一

廿四

大夏以翁主妻烏孫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國又

北益廣田至眩雷為塞服虔曰眩雷地在烏孫而匈奴

終不敢以為言是歲翁侯信死漢用事者以匈奴

已弱可臣從也楊信為人剛直屈彊素非貴臣也

師古曰屈音其勿單于不親欲召入不肯去節廼坐

穹廬外見楊信楊信說單于曰即欲和親以單于

太子為質於漢單于曰非故約故約漢常遣翁主

給繒絮食物有品以和親師古曰品而匈奴亦不復

擾邊今乃欲反古師古曰今吾太子為質無幾矣師古

曰三口遣太子為質則匈奴國中所匈奴俗見漢使非中

匈奴傳上

貴人其儒生以為欲說折其辭辯少年以為欲刺
折其氣每漢兵入匈奴匈奴輒報償漢留匈奴使
匈奴亦留漢使必得當迺止楊信既歸漢使王烏
等如匈奴匈奴復調以甘言師古曰調古韻字欲多得漢
財物給王烏曰吾欲入漢師古曰給詐也見天子面相結
為兄弟王烏歸報漢漢為單于築邸于長安匈奴
曰非得漢貴人使吾不與誠語師古曰誠實也匈奴使其貴
人至漢病服藥欲愈之不幸而死漢使路充國佩
二千石印綬使送其喪厚幣直數千金單于以為
漢殺吾貴使者迺留路充國不歸諸所言之者單于
特空給王烏師古曰特但也殊無意入漢遣太子來質於是
匈奴數使哥兵侵犯漢邊漢迺拜郭昌為拔胡將
軍及浞野侯屯朔方以東備胡師古曰浞野侯趙破奴也浞音仕角反烏
維單于立十歲死于詹師盧立年少號為兒單于
是歲元封六年也自是後單于益西北左方兵直
雲中右方兵直酒泉燉煌兒單于立漢使兩使一人
弔單于一人弔右賢王欲以乖其國使者入匈奴
匈奴悉將致單于單于怒而悉留漢使漢使留匈
奴者前後十餘輩而匈奴使來漢亦輒留之相當
是歲漢使貳師將軍西伐大宛而令因杆將軍築

受降城師古曰其冬匈奴大雨雪師古曰雨音于具反畜多飢

寒死而單于年少劉放曰好殺伐國中多不安左

大都尉欲殺單于使人間告漢師古曰曰我欲殺單

于降漢漢遠漢即來兵近我我即發師古曰言以兵來也初

漢聞此言故築受降城猶以為遠其明年春漢使

浞野侯破奴將二萬騎出朔方北二千餘里師古曰

大都尉期至浚稽山而還師古曰浚音俊浞野侯既

至期左大都尉欲發而覺單于誅之發兵擊浞野

侯浞野侯行捕首虜數千人還未至受降城四百

里匈奴八萬騎圍之浞野侯夜出自求水匈奴生

西域記卷四上 漢之九十四

廿六

得浞野侯因急擊其軍軍吏畏亡將而誅莫相勸

而歸軍遂沒於匈奴單于大喜遂遣兵攻受降城

不能下乃侵入邊而去明年單于欲自攻受降城

未到病死兒單于立三歲而死子少匈奴迺立其

季父烏維單于弟右賢王句黎湖為單于師古曰是

歲太初三年也句黎湖單于立漢使光祿徐自為

出五原塞數百里遠者千里築城障列亭至盧胸

師古曰盧胸山名也胸音劬而使游擊將軍韓說長平侯衛伉屯

其旁師古曰說讀曰悅使彊奴為都尉路博德築居延

澤上其秋匈奴大入雲中定襄五原朔方殺略數

匈奴傳上

千人敗數二千石而去行壞光祿所築亭障又使

右賢王入酒泉張掖略數千人曾任文擊救服虔曰任文漢

將也師古曰擊救者擊匈奴而自救漢人盡復失其所得而去聞貳師將

軍破大宛斬其王還單于欲遮之不敢其冬病死

句黎湖單于立二歲死其弟左大都尉且鞮侯立

為單于師古曰且音子余反鞮音丁奚反漢既誅大宛威震外國天

子意欲遂困胡廼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

師古曰遺留也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

之讎春秋大之師古曰公羊傳莊四年春齊襄公滅紀復讎也襄公之九世祖昔為紀侯所譜而亨

殺于周故襄公滅紀也九世猶可以復讎乎曰雖百世可也是歲太初四年也且鞮

西行六甲 漢志九一 卷

廿七

侯單于初立恐漢襲之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

國等於漢單于廼自謂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

天子我丈人行師古曰丈人尊老之稱也行音胡浪反漢遣中郎將蘇

武厚幣賂遺單于單于益驕禮甚倨非漢所望也

明年浞野侯破奴得亡歸漢其明年漢使貳師將

軍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得首虜萬

餘級而還匈奴大圍貳師幾不脫師古曰幾音鉅依反漢兵物

故什六七師古曰物故謂死也漢又使因杆將軍出西河與彊

弩都尉會涿邪山亡所得使騎都尉李陵將步兵

五千人出居延北千餘里與單于會合戰陵所殺

匈奴傳上

傷萬餘人兵食盡欲歸單于圍陵陵降匈奴其兵

得脫歸漢者四百人單于迺貴陵以其女妻之後

二歲漢使貳師將軍六萬騎步兵七萬出朔方疆

弩都尉路博德○宋祁曰博舊本作萬校本改作博將萬餘人與貳師

會游擊將軍說步兵三萬人出五原師古曰即韓說也因杆

將軍敖將騎萬步兵三萬人出鴈門匈奴聞悉遠

其累重於余吾水北師古曰累重謂妻子資產也累音力端反重音直用反而單

于以十萬待水南與貳師接戰貳師解而引歸

與單于連鬪十餘日游擊亡所得因杆與左賢王

戰不利引歸明年且鞮侯單于死立五年長子左

西行六四上漢七九十四卷

九八

賢王立為狐鹿姑單于是歲太始元年也初且鞮

侯兩子長為左賢王次為左大將病且死言立左

賢王左賢王未至貴人以為有病更立左大將為

單于左賢王聞之不敢進左大將使人召左賢王

而讓位焉左賢王辭以病左大將不聽謂曰即不

幸死傳之於我左賢王許之遂立為狐鹿姑單于

狐鹿姑單于立以左大將為左賢王數年病死其

子先賢揮不得代師古曰揮音纏更以為日逐王日逐王

者賤於左賢王單于自以其子為左賢王單于既

立六年而匈奴入上谷五原殺略吏民其年匈奴

匈奴傳上

復入五原酒泉殺兩部都尉於是漢遣貳師將軍
七萬人出五原御史大夫商立成將三萬餘人出
西河重台戾莽通將四萬騎出酒泉千餘里單于
聞漢兵大出悉遣其輜重徙趙信城北邸郅居水
百里居兜街山單于自將精兵左安戾度姑且水

師古曰邸至也音丁禮反郅音之日反

左賢王驅其人民度余吾水六七

師古曰旦音子余反

御史大夫軍至追邪徑無所見還師古曰從疾道而追

之不見虜而還也邪音似嗟反

匈奴使大將與李陵將三萬餘騎追

漢軍至浚稽山合轉戰九日漢兵陷陳卻敵殺傷
虜其衆至蒲奴水虜不利還去重台戾軍至天山

匈奴使大將偃渠與左右呼知王將二萬餘騎要漢

兵見漢兵彊引去重台戾無所得失是時漢恐車師

兵遮重台戾迺遣閭陵戾將兵別遣車師師古曰閭讀與開同盡

得其王民衆而還貳師將軍將出塞匈奴使右大都

尉與衛律將五千騎要擊漢軍於夫羊句山狹服

人城應劭曰本漢將築此城將亡其妻率餘衆元匈奴奔走

莫敢距敵會貳師妻子坐巫蠱收聞之憂懼其掾

胡亞夫亦避罪從軍說貳師曰夫人室家皆在吏

若還不稱意適與獄會郅居以北可復得見乎如淳曰以

就誅後雖復欲貳師由是狐疑欲深入要功遂北至

郅居水上虜已去貳師遣護軍將二萬騎度郅居

之水一日逢左賢王左大將將二萬騎與漢軍合

戰一日漢軍殺左大將虜死傷甚眾軍長史與決

眭都尉輝渠侯謀晉灼曰本匈奴官也功臣表歸義侯僕

輝渠魯陽縣也師古曰眭音息曰將軍懷異心欲危眾

求功恐必敗謀共執貳師貳師聞之斬長史引兵

還至速邪烏燕然山師古曰速邪烏地名也燕然山在其中燕音一千反單于知

漢軍勞倦自將五萬騎遮擊貳師相殺傷甚眾夜

西行六四上漢之九十四卷

卅

斬漢軍前深數尺從後急擊之軍大亂敗貳師降

單于素知其漢大將貴臣以女妻之尊寵在衛律

上其明年單于遣使遺漢書云南有大漢北有疆

胡胡者天之驕子也不為小禮以自煩今欲與漢

閼大關取漢女為妻師古曰閼讀與開同歲給遺我蘖酒萬

石糴米五千斛師古曰以蘖為酒味尤甜糴米糴粟米也雜繒萬匹它如故

約則邊不相盜矣漢遣使者報送其使單于使左

右難漢使者曰漢禮義國也貳師道前太子發兵

反何也使者曰然迺丞相私與太子爭鬪太子發

兵欲誅丞相丞相誣之故誅丞相此子弄父兵罪

當咎小過耳孰與冒頓單于身殺其父代立常妻後

母禽獸行也單于留使者三歲廼得還貳師在匈

奴歲餘衛律害其寵會母闕氏病師古曰單于之母也律飭胡

巫師古曰飭言先單于怒曰胡故時祠兵常言得貳

師以社師古曰以祠社今何故不用宋祁曰越本無今字於是收貳

師貳師罵曰我死必滅匈奴遂屠貳師以祠會連

雨雪數月畜產死人民疫病穀稼不孰師古曰北方早寒雖不宜

禾稷匈奴中亦種黍稷單于恐為貳師立祠室自貳師沒後漢

新失大將軍士卒數萬人不復出兵三歲武帝崩

前此者漢兵深入窮追二十餘年匈奴孕重墮殯

西傳六十四卷九十四

世二

罷極苦之師古曰孕重懷任者也墮落也殯敗也音讀罷能讀曰疲極困也苦之心狀苦也自單于

以下常有欲和親計後三年單于欲求和親會病死

初單于有異母弟為左大都尉賢國人鄉之師古曰鄉讀曰鄉謂

悉皆附之母闕氏恐單于不立子而立左大都尉也廼

私使殺之左大都尉同母兄怨遂不肯復會單于

庭又單于病且死謂諸貴人我子少不能治國立

弟右谷蠡王及單于死衛律等與顛渠闕氏謀匿

單于死詐橋單于令師古曰橋與橋同其字從手橋託也與貴人飲盟

更立子左谷蠡王為壺衍鞬單于是歲始元二年

也壺衍鞬單于既立風謂漢使者言欲和親師古曰風讀曰

匈奴傳上

諷謂不正言也左賢王右谷蠡王以不得立怨望率其衆欲

南歸漢恐不能自致即脅盧屠王欲與西降烏孫

謀擊匈奴盧屠王告之單于使人驗問右谷蠡王

不服反以其罪罪盧屠王國人皆寃之於是二王

去居其所未嘗肯會龍城師古曰各自居其本處不復會龍城祭後二

年秋匈奴入代殺都尉單于年少初立母閼氏不

正國內乖離常恐漢兵襲之於是衛律為單于謀

穿井築城治樓以藏穀與秦人守之師古曰秦時有人亡入匈奴者

今其子孫尚號秦人漢兵至無奈我何即穿井數百伐材數千

或曰胡人不能守城是遺漢糧也師古曰遺音弋季反衛律於

西行本四上誤本亦西世一

是止廼更謀歸漢使不降者蘇武馬宏等馬宏者

前副光祿大夫王忠使西國為匈奴所遮忠戰死

馬宏生得亦不肯降故匈奴歸此二人欲以通善

意是時單于立三歲矣明年匈奴發左右部二萬

騎為四隊師古曰隊部也音徒內反並入邊為寇漢兵追之斬首

獲虜九千人生得甌脫王漢無所失亡匈奴見甌

脫王在漢恐以為道擊之師古曰道讀曰導即西北遠去不

敢南逐水草發人民屯甌脫明年復遣九千騎屯

受降城以備漢北橋余吾令可度師古曰於余吾水上作橋以備

奔走師古曰擬有迫急北走避漢從北橋度也是時衛律已死衛律在時常

匈奴傳上

言和親之利匈奴不信及死後兵數困國益貧單

于弟左谷蠡王思衛律言欲和親而恐漢不聽故

不肯先言常使左右風漢使者師古曰風讀曰諷然其侵盜

益希遇漢使愈厚欲以漸致和親漢亦羈縻之其

後左谷蠡王死明年單于使犁汗王窺邊言酒泉

張掖兵益弱出兵試擊異可復得其地時漢先得

降者聞其計天子詔邊警備後無幾右賢王犁汗

王四千騎師古曰無幾謂不多分三隊入日勒屋蘭番

和師古曰曰皆張掖縣也番音盤張掖太守屬國都尉發兵擊大破

之得脫者數百人屬國千長義渠王騎士射殺犁

西傳六十四上漢卷九

卅三

汗王師古曰千長者千人之長賜黃金二百斤馬二百匹因封為

犁汗王屬國都尉郭忠封成安侯自是後匈奴不

敢入張掖其明年匈奴二千餘騎入五原略殺數千

人後數萬騎南旁塞獵師古曰旁音步浪反行攻塞外亭障略

取吏民去是時漢邊郡逢火候望精明匈奴為邊

寇者少利希復犯塞漢復得匈奴降者言烏桓嘗

發先單于家匈奴怨之乃發二萬騎擊烏桓大將

軍霍光欲發兵邀擊之師古曰邀迎而擊之邀音工堯反以問護軍

都尉趙充國充國以為烏桓聞數犯塞師古曰聞即中聞也猶言

比日也今匈奴擊之於漢便又匈奴希寇盜北邊幸

無事蠻夷自相攻擊而發兵要之招寇生事非計也光更問中郎將范明友明友言可擊於是拜明友為度遼將軍將二萬騎出遼東匈奴聞漢兵至引去初光誡明友兵不空出即後匈奴遂擊烏桓

師古曰後匈奴者言兵遲後激匈奴不及烏桓時新中匈奴兵師古曰為匈奴所中傷明

友既後匈奴因乘烏桓敝擊之斬首六千餘級獲

三王首還封為平陵侯匈奴繇是恐師古曰繇讀與由同不能

出兵即使使之烏孫求欲得漢公主擊烏孫取車

延惡師地烏孫公主上書下公卿議救未決昭帝

崩宣帝即位烏孫昆彌復上書言連為匈奴所侵

西傳六十四 九四

削昆彌願發國半精兵人馬五萬匹盡力擊匈奴

唯天子出兵哀救公主本始二年漢大發關東輕

銳士選郡國吏三百石伉健習騎射者皆從軍古師

曰伉音古浪反遣御史大夫田廣明為祁連將軍四萬餘

騎出西河度遼將軍范明友二萬餘騎出張掖前

將軍韓增二萬餘騎出雲中後將軍趙充國為蒲

類將軍二萬餘騎出酒泉雲中太守田順為虎牙

將軍三萬餘騎出五原凡五將軍兵十餘萬騎出

塞各二千餘里及校尉常惠使護發兵烏孫西域

昆彌自將翕侯以下五萬餘騎從西方入與五將

軍兵凡二十餘萬衆匈奴聞漢兵大出老弱奔走

馭畜產遠遁逃師古曰奔字與驅同是以五將少所得度

遼將軍出塞千二百餘里至蒲離候水斬首捕虜

七百餘級鹵獲馬牛羊萬餘前將軍出塞千二百

餘里至烏真師古曰烏真地名也音云斬首捕虜至候山百餘級

師古曰候山山名也於此山斬捕得人鹵馬牛羊二千餘蒲類將軍兵

當與烏孫合擊匈奴蒲類澤烏孫先期至而去漢

兵不與相及蒲類將軍出塞千八百餘里西去候

山斬首捕虜得單于使者蒲陰王以下三百餘級

鹵馬牛羊七千餘聞虜已引去皆不至期還天子

四十一 中存六四二 卅五

薄其過寬而不罪祁連將軍出塞千六百里至雞

秩山斬首捕虜十九級獲牛馬羊百餘逢漢使匈

奴還者丹弘等言雞秩山西有虜衆祁連即戒弘

使言無虜欲還兵御史屬公孫益壽諫以為不可

祁連不聽遂引兵還虎牙將軍出塞八百餘里至

丹余吾水上即止兵不進斬首捕虜千九百餘級

鹵馬牛羊七萬餘引兵還上以虎牙將軍不至期

詐增鹵獲而祁連知虜在前逗留不進孟康曰律語也謂軍行頓

止猶留不進也師古曰皆下吏自殺擢公孫益壽為侍

御史校尉常惠與烏孫兵至右谷蠡庭獲單于父

匈奴傳四十一

行師古曰行音胡浪反及嫂居次名王犁汗都尉千長將以下

三萬九千餘級虜馬牛羊驢羸橐駝七千餘萬漢

封惠為長羅侯然匈奴民眾死傷而去者及畜產

遠移死亡不可勝數於是匈奴遂衰耗師古曰耗減也音呼到反

怨烏孫其冬單于自將數萬騎擊烏孫頗得老弱欲

還會天大雨雪師古曰雨音于貝反一日深丈餘人民畜產凍死

還者不能什一於是丁令乘弱攻其北師古曰令音魯烏桓

入其東烏孫擊其西凡三國所殺數萬級馬數萬

匹牛羊其甚眾又重以餓死師古曰重音直用反人民死者什三

畜產什五匈奴大虛弱諸國羈屬者皆瓦解攻盜

不能理其後漢出三千餘騎為三道並入匈奴捕

虜得數千人還匈奴終不敢取當師古曰當者報其直茲欲鄉

和親師古曰茲益也鄉讀曰鄉而邊境少事矣壺衍鞬單于立十

七年死弟左賢王立為虛閭權渠單于是歲地節

二年也虛閭權渠單于立以右大將女為大閼氏

而黜前單于所幸顓渠閼氏顓渠閼氏父左大且

渠怨望是時匈奴不能為邊寇於是漢罷外城以

休百姓師古曰外城塞外諸城單于聞之喜召貴人謀欲與漢

和親左大且渠心害其事曰前漢使來兵隨其後

今亦效漢發兵先使使者入迺自請與呼盧此言王

匈奴傳上

各將萬騎南夢塞獵相逢俱入師古曰此音子移反旁音步浪反行

未到會三騎降漢言匈奴欲為寇於是天子詔

發邊騎屯要害處使大將軍軍監治眾等四人古師

曰治眾者將五千騎分三隊師古曰隊音徒內反出塞各數百里

捕得虜各數十人而還時匈奴三騎不敢入

即引去是歲也匈奴飢人民畜產死十六七又發

兩屯各萬騎以備漢其秋匈奴前所得西噶居左

地者孟康曰噶音辱匈奴種也師古曰噶音奴獨反其君長以下數千人皆驅

畜產行與甌脫戰所戰殺傷甚眾遂南降漢其明

年西域城郭共擊匈奴取車師國師古曰城郭謂得其諸國為城居者

史記卷一百一十四

卅七

王及人眾而去單于復以車師王吉昆弟兜莫為車

師王收其餘民東徙不敢居故地而漢益遣屯士

分田車師地以實之其明年匈奴怨諸國共擊車

師遣左右大將各萬餘騎屯田右地欲以侵迫烏

孫西域後二歲匈奴遣左右奧鞬各六千騎師古曰奧音郁

鞬音居言反與左大將再擊漢之田車師城者不能下

其明年丁令比三歲入盜匈奴師古曰比類也殺略人民數

千驅馬畜去匈奴遣萬餘騎往擊之無所得其明

年單于將十餘萬騎夢塞獵師古曰夢音步浪反欲入邊寇未

至會其民題除渠堂降漢言狀漢以為言兵鹿

匈奴傳上

奚盧侯而遣後將軍趙充國將兵四萬餘騎屯緣
邊九郡備虜月餘單于病歐血因不敢入還去即
罷兵廼使題王都犁胡次等入漢請和親未報會
單于死是歲神爵二年也虛閭權渠單于立九年
死自始立而黜顓渠閼氏顓渠閼氏即與右賢王
私通右賢王會龍城而去顓渠閼氏語以單于病
甚且勿遠後數日單于死郝宿王刑未央使人召
諸王未至師古曰郝音呼各反顓渠閼氏與其弟左大且渠
都隆哥謀立右賢王屠耆堂為握衍胸鞬單于握
衍胸鞬單于者代父為右賢王師古曰胸音乃烏維單于耳

匈奴傳卷一百一十一

孫也握衍胸鞬單于立復和親遣弟伊酋若王勝

之入漢獻見師古曰酋音材由反單于初立凶惡盡殺虛閭權渠

時用事貴人刑未央等而任用顓渠閼氏弟都陞

哥又盡免虛閭權渠子弟近親而自以其子弟代

之虛閭權渠單于子誓戾柵既不得立師古曰柵音先安反又音所故

反亡歸妻父烏禪幕師古曰禪音蟬烏禪幕者本烏孫康

居閒小國數見侵暴率其眾數千人降匈奴狐鹿

姑單于以其弟子日逐王姊妻之使長其眾居右

地師古曰長眾為之長帥日逐王先賢禪其父宋祁曰禪當作禪左賢王

當為單于讓狐鹿姑單于狐鹿姑單于許立之國

匈奴傳上

人以故頗言日逐王當為單于日逐王素與握衍
胸鞬單于有隙即率其眾數萬騎歸漢漢封日逐
王為歸德侯單于更立其從兄薄胥堂為日逐王

師古曰胥音先余反

明年單于又殺先賢揮兩弟烏禪幕請之不

聽心恚其後左奧鞬王死單于自立其小子為奧
鞬王留庭奧鞬貴人共立故奧鞬王子為王與俱
東徙單于遣右丞相將萬騎往擊之失亡數千人
不勝時單于已立二歲暴虐殺伐國中不附及太
子左賢王數讒左地貴人左地貴人皆怨其明年
烏桓擊匈奴東邊姑夕王頗得人民單于怒姑夕

王恐即與烏禪幕及左地貴人共立愁貝戾獮為呼

韓邪單于發左地兵四五萬人西擊握衍胸鞬單

于至姑且水北師古曰且音子余反未戰握衍胸鞬單于兵敗

走使人報其弟右賢王曰匈奴共攻我若肯發兵

助我乎師古曰若汝也其下亦同右賢王曰若不愛人殺昆弟諸

貴人各自死若處無來汗我師古曰言於汝所居處自死握衍胸鞬

單于恚自殺左大且渠都隆奇亡之右賢王所其

民眾盡降呼韓邪單于是歲神爵四年也握衍胸

鞬單于立三年而敗

匈奴傳第六十四上

宋景文公用

於此卷無其改定

匈奴傳上



